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十四回 論中立諸將紀功 興黨禍廿人流血

話說當時朝廷既宣佈中立，就頒行各省籌備防務，要守嚴正中立，免為日俄借口。一來防各省內亂，乘機泄發，二來又防兩國交戰，必有一敗，也防敗兵闖入中立之境。因此之故，直隸一省是個緊要的去處。因直隸與奉天本屬毗連的地方，那一國敗時，最易闖入的。恰袁世凱正任北洋直隸總督，這個嚴守中立的責任，正在他身上，比別省督撫更自不同。那袁世凱一面入京，與軍機中人計議，又經召見過，由朝廷詢問中立政策。袁世凱早把胸中算定的，奏對過了，然後回任辦事。還幸當時已練成新軍洋操隊，足有四鎮之多，計不下四萬餘人，都是參仿德國與日本的陸軍制度練成的，又經聘任日本軍官做顧問，訓練了多年，盡堪保衛地方，不似從前軍隊的腐敗習氣。故袁世凱當這個時候，自信「中立」兩個字，可籌辦得來；又因早上已付知日俄交涉，必至決裂，就請朝廷先照會日俄兩國公使，自稱日俄若有戰事，己國必守嚴正中立。但從那處地方駐守，總要劃清那一處是交戰地，那一處是中立地，才有把握。

因此次中國中立，與別國中立不同，在別國中立，只不要與兵助戰，又不要把軍火暗中輸給那交戰國，便是完全中立。惟中國與日俄戰爭實有關係，那交戰地既在東三省，本是中國的轄土。論起別國在己國交戰，本是千古罕有的，且交戰地與直隸相鄰，稍一不慎，怕容易把中立破壞了。故劃清戰地，實是少不得的。自袁世凱發出這個議論，政府中人皆以為然，所以先分定遼河為界，遼河以東是交戰地，遼河以西是中立地，早已分得清楚。

袁世凱便令提督馬玉昆領本部人馬，出鎮瀋陽，又令統制段祺瑞在本鎮抽調十營，駐紮錦州，又令統制張懷芝在本鎮抽調數營，同往錦州助守。一面又令馬玉昆，分兵駐守熱河。以上各路，都與戰地相鄰的，先發重兵駐守，以免敗兵闖入。又令二三四各鎮新軍管帶官，各在本鎮抽調數營，幫守榆關、朝陽兩處。計自瀋陽、榆關、熱河、朝陽各路防兵，都歸馬玉昆節制。因當時馬玉昆係直隸本省提督，且稱為淮軍的宿將，自改練新軍之後，他部下已盡改了洋操，在中國裡頭，算是能戰的。故上年朝廷加恩賞他一件黃馬褂，並加他一個太子少保的官銜。有這個名位，自然由他節制各路。況他又在直隸多年，地勢既熟，是以袁世凱用著他。又付自甲午庚子之後，各軍營都畏忌洋人的厲害，恐這會中立，稍有畏怯，即不能嚴正緊守。

是以馬玉昆領兵啟程時，袁世凱即囑咐他道：「這一會出兵，雖不是與外國交戰，但稍有參差，即貽外人口實。務須守著公法，倘有敗兵過來，不必畏忌洋人，稍有饒讓。你們只照此做去，日後有事，即由本部堂擔任便是。」

馬玉昆得了袁世凱之令，領兵去了。餘外發出關外駐守的，都陸續先行出發。袁世凱又令統制官王仕珍，將本鎮人馬，一半駐守保定，一半調出天津駐守。時提督董桂題方駐軍南苑，袁世凱更令他抽調數營，前來助守保定。若都統鳳山，也令他助守天津。更令道員趙秉鈞督令警兵在天津鎮密巡邏，亦令段芝貴統率警兵，巡守保定。其餘各鎮協統管帶官，或二三營，或四五營不等，都分頭派差。如河間、宛平、樂州、西河及通州、開平等處，都分兵駐守。又恐日俄戰後，兩國水師不知誰勝誰負，或有戰敗的戰船逃至，故又令北洋各水師將官，將北洋所有巡艦、炮艦、水雷，都次第召集，分頭在煙台、大沽、秦皇島等處防守。

自各處調派停妥，所有值差將官，都先後到袁世凱處領過軍令，各自開差而去。果然將直隸那幾鎮新練的陸軍分發清楚，各路搭配完全，自京中、南苑、通州，以至直隸全省，都把兵馬布得鐵桶相似。去後，袁世凱才把所有辦理中立、派駐各路防守情形，詳奏朝裡。清廷見得袁世凱這會調度很有方法，也十分嘉許。一面降旨褒贊袁世凱，並著袁世凱隨時留心督率各路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袁世凱自辦理中立軍，將各鎮分駐妥當之後，京中皆以袁世凱有才，調動很有法度。惟是有些權貴，見外自榆關，內至南苑，皆是袁世凱兵權所及，且一旦有事，轉手間即調動如意，無不得宜，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，自不消說。

果然經過日俄戰爭，陸路如錦州、瀋陽一帶，從不曾有敗兵闖入。水路雖有俄國敗走的炮艦水雷，逃入秦皇島地方，倒被北洋水師留下。所以，附近遼西地方，俄國屢思破壞中立，倒無從入手。當時中外人士也贊頌中國中立十分嚴正。這都是袁世凱的功勞。所以事後論功，自然以袁世凱居首，就賞他一個太子少保的官銜。自此有些權貴更為不服，每欲分袁世凱的兵權。那袁世凱也聽得這點風聲，益發收羅物望。但當時自榮祿沒後，早是慶王當國，所以文武大小各權限，都在慶王手上。

袁世凱細想自己官高權重，處著這個地位，實不得不小心。

故一面尋個機會，要交歡慶王。恰有一位姓楊的喚做仕驥，向在慶王之府裡，十分信任，那時正放了直隸道員。那袁世凱一來見楊仕驥辦事有點才幹，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。即由他介紹，結交了慶王，投拜在他門下。那慶王雖居大位，惟是以懿親見用，並無才幹，只如木偶。因見袁世凱有點才幹，又反喜歡得袁世凱在自己門下，凡事有個倚賴，因此也與袁世凱十分相得。

袁氏更借慶王的勢力，行自己的權勢，任是京中權貴怎樣猜疑，也奈何袁世凱不得。

光陰荏苒，又過年餘。自袁世凱有了權勢，那時一般國民，凡有點思想的，都望袁世凱有什麼改革舉動，因他自巴結上慶王之後，一力收攬人才，又攘奪權勢。最近如開平礦，也令張翼與英人構訟，爭回自己手上管理，其餘電報局，亦收回在自己手上。至於官商合辦的招商局，那總局本在上海地方的，他亦要爭回，作自己權限所及。此外無論什麼事，凡有一點有用的，也要歸北洋管轄。

這些舉動，官場中自然側目。惟在國民眼中看來，反疑他一味攬權，定有個用意。及見他依附了慶王，並無替國民營求幸福的思想。他除了自己爭權固位之外，也無他事，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凱的，也心灰意冷。那些黨人，自不免要謀個反動起來，要對付袁世凱那人。那時先有一人，姓張名惠的，也與一友喚做邱重光，卻同在北洋一間學堂肄業，數年來都是同心同志。那張惠向來亦只是一個愚直的人，自看了幾家報紙，又被中外風潮激刺了，就把腦筋轉移來，天天說政府裡頭於政治是不能改良的，就立意要謀起事，恰與邱重光又同一樣志氣。

故在學堂裡，不過三兩年間，就辭了出來，天天只與秘密黨來往。

那一日，張惠卻尋邱重光說道：「當初只道那袁總督將有一番舉動，今他只知道自己爭權爭勢，只替朝廷練好幾鎮兵，好保全家產，至若是國民權利，同胞幸福，也總不計了。我們不對付了他，只留多幾個民賊罷了。不知足下尊意若何？」邱重光道：「足下說的很是。但單是對付了那袁氏一人，究竟沒什麼好處；若對付了他，能乘機乾一件大事出來還好。」張惠道：「不差，現在東洋那裡也有幾人，回來是要謀此事的，我們益發與他同謀罷。」楊重光道：「這怕還要三思。因北洋是陸軍菁華所聚的，怕這邊起事後，不多時也大兵雲集了。這時卻不能不解散，還恐一身難保，似屬無益。」

張惠道：「然則足下直是一個畏死的人了！」邱重光道：

「足下不是這樣說，弟並非畏死，只是死也要死得值。若明知乾不來，必從這裡做去，小弟卻不放心。在小弟之意，不過籌個長策，並不是要阻撓足下。足下休要誤會才好。」張惠道：

「老兄是謹慎一點，推據你又有什麼高見，不妨直說。」邱重光道：「現在軍隊裡頭，還有幾個是小弟相識的，日來已向他們運動運動，欲行宋太祖黃袍加身的故事，逼起袁總督來乾這件事。你道好不好呢？」張惠道：「這個計算，若能做得來，自是上上的好計，因袁督有偌大兵權，他的部下，又最服他的，一旦號令起來，沒有不從的，只怕不容易幹得。依弟愚見，做事總要鎮密些，因運動軍界裡頭，只怕中途反悔，要倒轉了槍頭，要將我們拿捕，實不可不防。」邱重光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待弟慢慢見過幾個同志，商量商量，看可行不可行，然後打算。」張惠答聲：「是。」自此兩人也分頭秘密運動。

恰那時東洋有十數學生回來，亦謀幹此事的。故天津一帶，也天天有黨人密議。因此，風聲傳出實不好聽，都道有黨人在直隸、北京，要謀起事。這點風聲傳到袁世凱耳朵裡，也不大以為然，倒當屬下各員打草驚蛇，不免捕風捉影。但見人言嘖嘖，先後

到轉稟報的已有數人，也不能置之不理。便紮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體嚴防。那時北京裡頭，亦有點風聲不好，也紛紛派員訪察。因此，自北京以至津沽，都四派偵探，凡往來輪船及客寓，都不時查搜，更防有軍火運人。便是起貨物時，也認真檢驗。故弄得天津一帶，倒人心惶惶。

那時黨人見風聲已泄，已知道事有不妙。惟幸並無軍火運到，以為無什麼憑據，故仍自安心。惟是那些偵探員卻管不得許多，凡是形跡可疑的，倒要拘去。至於並無事業，只三群五隊不時在旅邸出進的，也要拘拿，以為縱使錯拿了人，也沒甚麼罪過，正要多拿些人，好博得成讖，便是大大的功勞。所以在天津地方，見張惠等一干人，倒穿著學堂裝束，早已疑他是個黨人，故一舉一動，也覷著他。更有從前與他同學的，那時已在政界裡頭，早知道張惠的志氣，因更見他不時秘密聚會，就思疑起來，竟把張惠等二十餘人一並拘去了。正是：

莫道血紅能染頂，不分皂白也拘人。